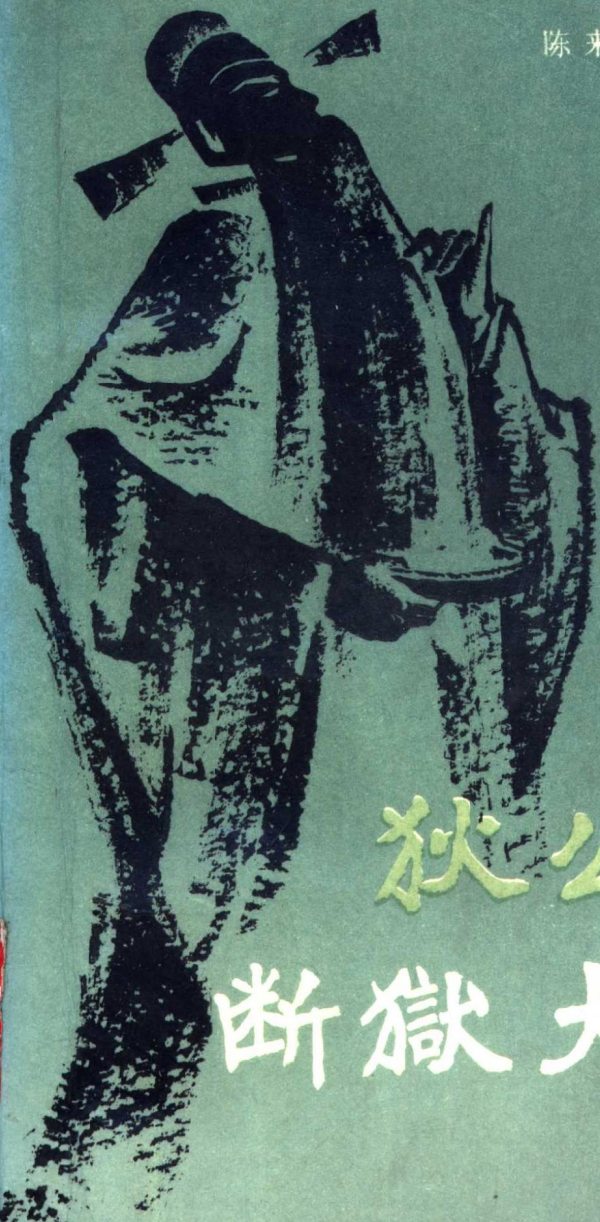


[荷兰]罗伯特·梵·古利克著

陈来元 胡明译



狄公

断狱大觀



8803727



狄公断狱大观

〔荷兰〕罗伯特·梵·古利克著

陈来元 胡明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第三卷

狄公断狱大观

〔荷兰〕罗伯特·梵·古利克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1.625 字数：1,116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10月山西第2次印刷

印数：59,691—100,690册

*

书号：10397·71 定价：（全三册）10.15元

目 录

迷宫案.....	(1)
紫光寺.....	(232)
铁钉案.....	(327)
柳园图.....	(440)
广州案.....	(529)

迷 宫 案

1

兰坊城东一片重峦叠嶂，四乘马车正穿山越岭向城池方向缓缓迤邐而行。

第一乘车上坐了兰坊新任县令狄仁杰和他的忠实助手洪亮。狄公背靠一只书箱坐于铺盖卷之上，洪亮则在对面一捆布帛上坐着。由于行程遥远，道路崎岖，一路上颠簸之苦，不言而喻。狄公与洪亮已一连行了数日，很是疲顿，只得借包裹囊担做软垫，尽量求得一点舒适。

后面是一乘罗帷篷车，里面坐了狄公的妻孥和侍婢。她们更经不起这长途劳累，一个个均蜷身缩脖，枕藉于车内被褥之中，合上眼睛，以期小憩一会。

最后两乘装了一应包袱行篋，有几名家奴摇摇晃晃坐在一大堆行囊箱笼之上，另几名胆小的则伴着几匹汗马一路徒步而行。

黎明前，狄公一行离别了于平川上投宿的最后一个庄子，此后便进入了一片荒山野岭之中。一路上车马萧萧，除几名樵夫外，并不见商贾行人，更不见村舍农家。按照路程狄公本来可在天黑前赶到兰坊，却不期途中一只车轮毁

坏，耽搁了两个时辰，现在已是日薄崦嵫，暮霭沉沉，四周群山险恶，令人望而生畏。

车仗前两彪骑身挂利剑，弯弓搭在鞍座前桥之上，狼牙箭于皮囊中咯咯作响。两骑乃狄公的亲随干办，一唤乔泰，一唤马荣。二人奉主人之命，一路护送车仗西行。狄公的另一名亲随干办唤陶甘，上了几岁年纪，面容清癯，腰背略驼，与老管家一起在车仗后紧紧相随。

马荣登上山梁顶峰，将坐骑勒定，放眼一瞧，前面山道通向一道蓊蓊谿壑，再过去又是一座嵯峨苍山。

马荣在鞍座上转过脸来，对身后车夫骂道：“你个鸟人，半个时辰前你就说兰坊旋踵即至，却如何还要再翻一座峻嶒大山？”

车夫听他出言不逊，好生不快，又不敢发作，只得忍气吞声道：“差爷休要心急，翻过下一道山梁，兰坊城就在你眼前了。”可他在嗓眼里却在骂衙门里的家伙就是没有耐性，还动辄出口伤人。

马荣对乔泰说道：“太阳偏西之时这厮就说‘下一道山梁’，行了这许多路，却又是‘下一道山梁’，现在我们前不靠店，后不着村，即便翻过前面那道山梁到了兰坊，也太晚了。那卸任的邝县令一定从午牌时分便翘首企足，望穿秋水，专候我们的到来，以向我们主人移印交割。还有一县僚属，公卿王爷，名流显宦，按国礼官俗在新县令走马上任之日，都要去城外接官厅中为他摆宴洗尘接风。如今他们一定和我们一样，早已饥肠辘辘了。如此，好不狼狈！”

乔泰说道：“腹中饥饿倒也罢了，这口中干渴最是难熬！”说罢掉转马头走到狄公车边。

“老爷，前面又是一条深谷，过了谷，还要再翻过一座太山，我们方可到达兰坊。”

洪亮轻轻叹息一声，说道：“官场中调职瓜代之事本属平常，然老爷这次调离浦阳，补缺兰坊，也委实来得太快，不免令人遗憾。虽然我们一到浦阳就立即碰上了两大疑案，弄得我们席不暇暖，疲于奔命，然那地方毕竟是一处物阜民丰的舒适所在。”

狄公淡然一笑，将身子重新于书箱上靠好，说道：“京师禅门内那帮残党似与广州商界的狐朋狗友串通勾连，同恶相济，进而加压于朝廷。我在浦阳离任满尚早，却如此提前调迁，原因恐就在此。不过，在象兰坊这样一个边野之区任职亦不无益处，我们在此无疑会遇到在通都大邑永远也遇不上的一些有趣的偏题怪题，正可大显身手，大干一场。”

洪亮对此番议论虽点头称许，但脸色仍阴沉忧郁。他已年过花甲，华发满头，从浦阳到兰坊有好几日路程，一路辛劳早弄得他精疲力竭。他从年轻时起就是太原狄府的管家，一向忠心耿耿，是狄家的一名义仆，狄老太公对他很是喜爱。待到狄公入仕为官，他执意同往侍候小主人，狄老太公欣然应允。这样，他就成了狄公的一名心腹随从，狄公每到一处赴任，都委他以官衙录事参军之职。

车夫啪啪甩了几鞭，车仗过了山脊，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向深谷行进。

片刻间，车仗已到谷底。道旁榛莽芊绵，荒凉芜秽，头顶松柏荫翳，夭矫婆娑，本来就不明的山道顿时变得更暗淡了。

狄公正欲传令掌灯举火，忽闻道旁一声吆喝：“肥羊休

走，快快丢下买路银！”喊声未落，车前车后立即有人呼叫响应，乱声中一帮面蒙黑纱的强人突然从树丛中一涌而出。

乔泰与马荣正欲抽出利剑，却早被一伙强人拽下马来。与此同时，那为首的强人挺一杆长枪直向狄公猛扑过来；另两名强人也奔向车仗后面袭击陶甘与管家。

车夫见情势不妙，急从车上跳下，躲到树丛中不见了。狄公的几名家奴也吓得抱头鼠窜而去，只恨爹娘当初没给他们多生两条腿。

狄公等众人事先毫无防备，又以寡敌众，始时不免只有招架之力，并无还手之功。洪参军正欲跳车，脑门上却挨了一棒，昏晕过去。老管家也被一强人击倒。但乔泰、马荣本为武林高手，对这打斗之诀窍，克敌之绝招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狄公固通文墨，亦精武功，刀枪拳棒自是样样谙熟；陶甘虽与枪棒无缘，却足智多谋，惯以种种手段引诱凶犯受骗上当，然后擒之。如是双方没斗几个回合，强人渐渐乱了阵脚，抵敌不住。狄公率众猛攻猛打，越战越勇。乔泰一剑结果了一名强人，马荣砍翻一强人后，又手起剑出，将另一强人刺了个穿心。正欲拔剑再刺，却冷不防被身后一强人一棒打在左肩之上，跌倒在地。乔泰见状，忙接过那强人厮杀，不期另一强人又杀向马荣。马荣左肩疼痛，左臂僵直，只得蹲伏在地，用一只右手与那强人厮打。马荣的对手个头不高，手舞一把匕首，在马荣身边跳来跳去，寻机下手。

狄公正前来助战，马荣却一把抓住了对方的手腕，用力一拧，那匕首便从强人手中脱落下来。马荣又将他按倒在地，一条腿跪在他身上。

强人经不起压，嘶声怪叫起来。

马荣刚一松腿，那强人却又举起另一只手对马荣劈头盖脸打来，但那拳头分量轻似棉花，犹如给马荣掸土一般。马荣喘着气对狄公道：“老爷，请将他面纱揭了！”

狄公扯下面纱，马荣惊叫道：“啊！原来是个年轻女子！”马荣见姑娘杏眼圆睁，柳眉倒竖，忙松开了她的手。

狄公将她双手反锁于背后，说道：“强人中有此自暴自弃的女子并不鲜见，亦将她捆了！”

乔泰此时已制服了他的对手并将他五花大绑捆了。马荣唤过乔泰，乔泰遂将姑娘两手缚于背后。马荣站立一旁抓耳挠腮，一时竟茫然不知所措。那女子则一声未吭，从容受缚。

狄公走向女眷的篷车，见他大夫人蹲在车窗口，手中握着一把剪刀，其余的人则一个个吓得钻到了被褥底下。

狄公对她们说道：“休要害怕，强人俱已收拾了。”

狄公的家奴、车夫见强人已除，均从各自躲藏的地方走了出来，忙着将火把点燃。狄公借助火光，将战场审视一遍。

自己方面，只有几个人受了点轻伤。洪参军头上吃了一棒，只因那棒在车内无法举高，故打得并不重，现在已醒了过来，陶甘帮他缠了头上伤痕。老管家与其说是打晕的，倒不如说是吓昏的。马荣将衣袍脱到腰部，光着粗胳膊坐在一横倒的树干上歇息，他的左肩又青又肿，乔泰正用药膏为他涂抹按摩。

对方伤亡惨重。三名强人死于乔泰、马荣的利刃之下，其余六名伤势轻重不等，只有那姑娘皮肉未伤。

狄公命家奴将生擒的强人于一装行囊的车上绑了，又命

将三具死尸装在另一囊担车上。那女子无伤无损，自然让她随队步行。

陶甘捧上茶筌，狄公和四亲随干办各饮热茶一盅。

马荣以茶嗽口，喷吐在地上，对乔泰说道：“原来是一群乌合之众，从其攻击的情形看来，竟无一人在行，我思想来，这伙人恐并非是专一打家劫舍的响马。”

乔泰应道：“贤弟此言很有些道理，他们共有十人，本不该如此不堪一击，一败涂地。”

狄公闻言说道：“此言欠妥，我们虽然胜了，亦并非兵不血刃。”

众人默默又喝了一盅茶。此时人人皆倦，谁也不想再多说话，惟有家奴们在窃窃私语，受伤的强人在痛苦呻吟。

稍事休息，狄公一行又继续前行，两名家奴手举火把走在车仗前头。

半个时辰之后，车仗翻过最后一道山梁，来到宽阔的官道之上。须臾，兰坊北城门箭楼上映在夜空中的雉堞便隐约可见了。

2

狄公车仗一路南行，接官厅外不见宫灯彩棚，不听喧阗鼓乐，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冷冷清清来到北城门口，但见箭楼耸立云端，城门坚不可摧。乔泰始时心中生异，又一转念，兰坊乃一边陲之地，西邻胡戎虽与我友交，却也保

不定哪一天会兵戎相见，故不可不防。

城门裹以铁皮，上有饰钉。乔泰走上前去，以剑柄击门。

敲了好一阵工夫，方见箭楼上一小窗开了，窗口传出嘶哑的声音：“上峰有令，入夜城门不开，明日请早！”

乔泰闻言好生气恼，擂门如鼓，对楼上喝道：“县令大人到此，快开城门！”

箭楼上问道：“你这是哪位县令？”

“休要罗嗦，兰坊新任正堂县令狄大人到此，还不快滚下恭迎！”

箭楼上小窗砰一声关上了。

马荣驱马走近乔泰，问道：“城门迟迟不开，却是何故？”

乔泰骂道：“上面那几条懒狗这么早就睡得醒不来了！”一面又用剑柄敲门。

不久，门里传出铁链的响声，沉重的大铁门开了，门旁一边站着一个边幅不修的门兵，头上的铁盔都生了黄锈。乔泰不等大门开足，便驱马撞了进去，险些将二门兵踩于马蹄之下。

乔泰边进门边喝骂：“你们这两个懒骨头，快将城门大开！”

二门兵看着面前二骁骑如此盛气凌人，心中着实不快，其中一人张口就欲顶嘴，但一见乔泰疾言厉色，气势汹汹，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无奈何，只得大开了城门，请狄公一行进城。

车仗进得城内，只见街市黑灯瞎火，一片凄凉景象，时

辰尚未至头更，大店小铺却多数早已关门落锁了。

街上只剩下几处摊贩仍在张罗买卖，顾客三五一群围坐在小摊油灯旁，或喝茶或吃面，均默默无语。狄公一行在街上从北向南缓缓走过，他们只是扭头向车仗略看一眼，就又低头捧起了面碗，端起了茶盅。

新任县令下车伊始，一县文官武职隐迹，乡宦望族潜踪，商贾藏匿，百姓麻木，真乃旷古未闻！车仗走过跨越街道的一座拱门，至此大街沿着一堵高墙分为左右两条。乔泰与马荣一见，心想这定是县衙衙院的后墙了。

一行左转，沿着高墙向东，向南，再向西，直走到一座黑漆大门门首，门楣上方挂了一块风蚀雨剥了的木牌，上有“兰坊县衙”四个大字。

乔泰甩镫下马，重叩大门。

门开了。门丁五短身材，身着鹑衣，鹰鼻鹞眼，胡须蓬乱。他举起手中灯笼，向乔泰上下打量一番，怒道：“你这丘八好不晓事，难道竟不知这衙门一向紧闭不开？”

乔泰哪里受得这等凌辱，伸手一把揪住对方胡须，前拉后推，将头冬冬只往门柱上撞，只疼得门丁哭叫求饶方止。

乔泰高声命道：“新任县令狄大人驾到，快大开衙门，传齐三班六房去大堂衙参候命！”

门丁不敢怠慢，大开了衙门。狄公一行进得衙内，于花厅前院中停下。

狄公下了车，借灯笼光亮向院内四周环顾一番，但见花厅大门落闩上锁，对面衙厅的窗户也一一紧闭，院中厅内一片漆黑，不见一人。

狄公心中好生烦恼，命乔泰将门丁带来问话。

乔泰揪了门丁衣领就走，到得狄公面前，门丁忙双膝跪下。

狄公问：“你系何人？县令邝大人何在？”

门丁本不结巴，但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又见狄公威仪赫赫，早有点招架不住，期期艾艾答道：“启……启禀老爷，小……小人乃本衙牢头禁子，邝……邝大人今晨出南门离去了。”

“县衙官印现在何处？”

牢头此时沉静了一些，回道：“小人思量来，一定在衙厅什么地方放着，老爷去寻，一定能寻到。”

至此，狄公再也忍不住了，跺足叫道：“隶役何在？书差何在？巡兵何在？”

“回老爷，缉捕上个月离去了，刑房老书办二十日前就告了病假，至今未归……”

狄公打断了他的话，恼道：“如此，就剩下你一个人了？”又转向乔泰：“将他先下在牢中！究竟何事在此作怪，我要亲自弄个水落石出！”

牢头高叫冤屈，乔泰伸手就是一记耳光，将他双手绑了，又转过他身子，腿上踢了一脚，喝道：“去你的大牢，前面带路！”

前院左厢是一溜巡兵、衙卒住的下房，空荡荡的，后面便是牢房。牢中亦空无一人，不用说，牢房已许久没有用过了，但牢门坚固，窗有铁栅。

乔泰将牢头推进一间小牢房，锁了铁门，回到狄公身边。

狄公道：“我们这就去大堂、衙厅各处看看。”

乔泰提了灯笼，来到大堂门口，将门推开，生了锈的合页嘎吱直响。来到厅内，乔泰高举了灯笼，只见灰土遍地，蛛网满墙，盖于公案之上的猩红台布早已褪色破烂，一只黑鼠从桌旁疾窜而过。

狄公向乔泰招招手，走上高台，围绕公案走了一圈，又将分隔大堂和县令内衙书斋的一块中央绣了獬豸的帷帘拉向一边，灰土纷纷掉落下来。

内衙书斋内只有一张书案，一把靠椅和三张木凳，件件均摇摇晃晃，破旧不堪。乔泰将里间档房小门打开，一股阴湿的气味直向他们袭来。墙边立着书架，上面摆了公文案卷皮箱，天长日久，都长了一层白霉。

狄公见了，不禁摇头浩叹：“不想案牍档目竟糟蹋到这步田地！”说毕，一脚踢开通向回廊的大门，默默走向大院，乔泰手擎灯笼在前引路。

马荣与陶甘已将山中七名生擒案犯锁入牢中，将三具死尸暂于巡兵房中搁置。管家正领众奴婢从车上卸运行李囊担，见了狄公，忙报说后院宅邸清洁整齐，万物无损。离去的县令将宅中各样陈设摆列齐整，原封未动留在原处，各房各屋均打扫得清清爽爽，一应家具用物也十分干净，无一毁坏。庖丁正在厨下打火造饭。

狄公闻报舒了一口气，起码他的妻室家小总算有个舒适的安身之地了。

狄公命洪参军与马荣到他私邸一间厢房中暂息，又招呼乔泰和陶甘随他复去内衙议事。

陶甘点燃两支蜡烛，放在书案之上。狄公在那张摇摇欲坠的破椅上小心坐下，双手笼于袖中，搁在书案之上，二助

手吹吹木凳上的灰土，也一旁坐了。

三人连日长途跋涉，又经山中一场恶斗，一个个衣衫不整，面色憔悴，一时间竟相对而坐，默默无语。

过了一会，还是狄公先开了言：“时辰已经不早，我等饥困交加，本该早点将息，然当今情势好生怪异，因此留下你二人相商。”

乔、陶二人忙颌首称是。

狄公又道：“入城以来，所见所闻令人费解。我的前任在此整整三载，他的官邸倒是干净整齐，却显然从未用过公堂，且早将一应书差衙皂统统遣散。我定于今日下午到任，驿马亦早前来将我到职赴任的文书投下，而他竟一不见面，二不给我留下一字半句就抬腿一走了之，且将县衙大印交于一个禁卒存留。此外，一县官商民学对我们冷若冰霜，不睬不理。凡此种种，究竟是何道理？”

乔泰以问作答：“老爷，会不会有刁民欲趁我们立足未稳，阴谋造反，对抗朝廷？”

狄公摇头。

“不错，天黑不久，三街六市就行人稀少，店铺关门，此情此景，实属异常。不过，我却未见百姓有不安之感，城里城外也不见路障鹿砦、深沟高垒。再者，黎民黔首对我们并无敌意，只是无动于衷，麻木不仁。”

陶甘手捻左颊上三根鬃毛，说道：“一时间我曾想到时疫为虐的可能性，但见街闾中百姓安闲，摊贩不慌，此虑也就消了。”

狄公以指当栉，梳了梳蓬乱的鬓须，说道：“我并不指望从牢头口中问出个子丑寅卯来，那厮贼眉鼠眼，一看便知

是个滑吏！”

管家走了进来，两名家奴紧随在后，一人盘中捧了饭食，一人手中提了一把铜壶。

狄公命管家不要忘记给狱中囚犯送饭，有金疮膏药也给送几张去。管家一一应了。

三人默默用了夜宵，又各饮了一盅热茶。乔泰手捻短须，一时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开言道：“老爷，我们在山中时，马荣说过这伙强人并不象专一拦路行劫的响马，我也有同感。依我愚见，不妨将那伙强人传来问话，或许能问出点头绪来。不知老爷意下如何？”

狄公闻言大喜，夸道：“好主意！快去查查他们领头的是谁，将他带来见我！”

少时，乔泰回到内衙，铁链上所缚之囚犯正是挺枪直扑狄公的那名强人。狄公锐利的目光扫一扫来人，只见他五大三粗，平头正脸，鼻直口方，慈眉善目，一副直率的样子，倒更象一名小店铺的掌柜或一名工匠艺人。狄公每日堂上审案，见的案犯多了，也就学得一点看相的本领。案犯到了堂上，贞淫善恶，他一看便能明了三分。

强人在书案前跪下，狄公命道：“你姓甚名谁，作何生理，从实讲来！”

“回老爷，小人姓方，单名一个正字。祖辈数代均在这兰坊城中居住，小人也一向在此以打铁为生，只在不久前才弃家出走。”

“你弃却体面的营生不做，却去山中落草为寇，是何道理？”

方正低头，闷声反问道：“小人聚众拦路行劫，又欲加

害于老爷，情真罪实，只等法场问斩，并无冤言，老爷却为何穷原尽委，将小人来历细细查问？”

听方正绝望之言，狄公从容道：“本县力持毋枉毋纵，信赏必罚，岂能不问情由，妄下裁夺？你好生回复本县问话，讲！”

“小人自幼随家父习学打铁，在此城开业已三十余年。家有拙荆和一子二女，合家五口人人体魄硕健，个个勤劳俭朴，虽按月纳课交税，仍有剩余，因此一日三餐不愁，不时尚有荤腥下饭。小人得个闲还常去书场寻个座位，日子久了，书文戏理也能知个皮毛。小人觉得自己虽家世单寒，但与城中许多饕餮不继之家相比，小人的日子算是十分舒心和美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日，钱牟的爪牙见犬子年轻力壮，便将他掳去，逼他侍候恶主。小儿名唤方景行，只因从小长得虎头虎脑，故人都管他叫方虎……”

狄公不等方正讲完，急问：“钱牟何许人也？”

方正答道：“此人乃当地一霸，自篡夺兰坊理刑军机大权，于今已八载有余。他蚕食鲸吞，巧取豪夺，占去全县一半良田沃土，城中店铺商号，十家就有三家为他所开。他每隔五七日便遣人去州衙打点行贿，疏通关节。那帮贪官墨吏本为髀肉复生之辈，又得了香火钱财，也就稀里糊涂信了他的鬼话，进而习非成是，信口雌黄，胡说什么若非钱牟在此砥柱中流，番胡犯境，兰坊易手则势在必然，不可避免。”

“钱牟在此目无王法，倒行逆施，前几任县令都默许了？”

方正回道：“外放到此的几任县令初时还都有点新官上